



生产队长张永福

赵贵春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生产队长張永福

赵贵春 著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1½印张·24,000字·印数：1—2,500 1959年11月第1版
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4090·86 定价(5)0.12元

前 言

自从大跃进以来，全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先进人物，張永福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是个出色的生产队长，他忠实地执行了党的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指示。事实证明，他参加了劳动之后，并没有减弱领导工作，相反的由于他参加了劳动，同羣众打成了一片，更能及时地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。他的經驗再一次证明了：只有参加生产，才能密切领导和羣众的联系，才能更好的领导生产。

張永福同志的經驗很值得大家学习。他勇于克服困难、忘我劳动、关心集体事业、不断改正缺点、听党的話等优秀品質，也是值得我們生产队长同志們学习的。

因为水平所限，本书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，請同志們批評指正。

作 者

目 录

一、干活打头阵，一人顶两人	2
二、抓住节骨眼，走群众路线	16
三、计划用兵巧，劳动效率高	21
四、多听多试验，不断改进定额管理	26
五、关心群众生活，办好集体福利事业	28
六、认真贯彻党的政策，紧紧依靠党的组织	33
七、克服强迫命令作风，坚持说服教育， 虚心听取社员批评	36
八、发扬协作精神，学习先进经验	43



張永福是寬甸縣長甸人民公社東洋河生產大隊第三生產小隊的隊長。提起他來，全县社社隊隊的幹部和社員沒有一個不贊揚的。遼寧農村不少人都在報紙上、雜誌上看到過他的模範事跡。

這個人，今年四十一歲，个子不高，臉黝黑的，體格很壯，說話樸實，干工作一步兩腳窩，是個紅旗生產隊長，模範共產黨員。在1958年大躍進中，他一面領導社員搞生產，一面還做了五百六十個勞動日。

怪呀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就是一天不耽誤，也做不到这么多的勞動日呀！的確，在這個小隊的五十七戶社員中，他是掙勞動日最多的一個。有人要問：他一年做了这么多的勞動日，工作能不受影響嗎？張永福

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领导的生產小队，不論生产和工作搞的都很出色。1958年，这个队的四百九十五亩薄地，总共打了十万零九千三百一十七斤粮食，比1957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，比全社的平均增产比例高出百分之二十六。到1959年，他们小队认真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所提出的农业八字“宪法”，生产搞得更更有名堂了，你说春耕呀，夏锄呀，许多节骨眼的生产都是在别人的前头，还被評为红旗生产小队哩！

那末，張永福同志是怎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呢？說来話长。概括起来說：

人勤手巧觉悟高，生产工作結合好，

計劃周到用兵巧，劳动生产效率高。

百忙之中抓关键，全面安排方法妙，

定额管理常改进，经过試驗更周到。

依靠群众有办法，知道缺点就改掉，

坚持真理說实話，因地制宜办事牢。

一心一意为大家，作出成績不驕傲，

关心群众生活事，誰有經驗向誰学。

下面就把他的先进事迹和經驗介紹給大家。

一 干活打头陣，一人頂兩人

張永福同志在旧社会，是从苦难中长大的。他自

幼父母双亡，九岁就给人家放猪，十五岁就给地主扛大活，一直扛到二十八岁。共产党来了，他才翻了身，分到了房子、地，开始当家作主人了。1949年，他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几年来，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，又加上深刻的阶级感情，使他很快地提高了政治觉悟。他懂得他过去为什么受穷，现在为什么幸福，和幸福是怎样得来的道理。他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因而，他坚决听党的话，充满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决心和信心。他常常这样想：什么时候才能过上象党课里所讲的那样共产主义幸福生活呢？

張永福同志从入党那年起，就积极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。1954年，他领导的互助组成立了一个十七户的初级社，当了二年来的副主任。到1956年实现高级合作化后，他又当上了三十多户人家的生产队长。他乍当队长时，脑子有些发蒙，认为自己是个“大老粗”，不会做工作。从前虽然当过二年社的副主任，但是，那个社很小，还没有现在这个生产队的规模大；又加上有个主任掌舵，还凑合一气。这回当队长可不那么简单，要顶起一脚，领导三十多户人家闹生产，稍微马虎一点儿，就会给大家造成损失。这可不易啊！他越想越感到自己的担子比过去重了。可是，怎样才能领导好这个队的生产呢？他没有想出别的道道，只是觉得自

已写写算算不行，干活还能顶一个。于是，他从当队长那天起，就整天的领着社员干活。这样一年干到头，生产也搞得很好，他自己挣的劳动工分也不比社员少。

到1958年，党中央公布了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，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事业全面大跃进的形势出现了。东洋河和瓦房店两个农业社并成了一个四百一十三户的大社，张永福生产队和杜立德（党小组长）生产队也合并到一起了。接着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大跃进的高潮。在这种大跃进的浪潮里，张永福同志那颗火热的心沸腾了，他更加精神奋发，干劲十足。他兴奋地想：过去做梦也想社会主义，恨不能马上就来到。这回党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，来上几个大跃进，社会主义可真是“瞎子磨刀——快了！”他越想心里越亮堂，觉得浑身是劲儿。同时，他又从几年的实践中，深深地体会到：当队长的不能光吱嘴，处处都得带头，只有自己干好了呼唤才灵验。不仅如此，还能更好地了解情况，随时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所以他常说：“参加生产是领导好生产的法宝。”从此，不论干什么活，他都以身作则，带头苦干实干，处处给群众作样子，用自己的模范行动，带动群众完成生产任务。一年到头，他除了到上边参加几次会议以外，天天和社员在一起劳动，每天都是走在前，归在后，起大早，贪大黑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一点也不空喊和偷闲。特

別是一些難干的活，他總是干在社員的前面，真象個“金剛鑽”一樣，沒有鑽不透的瓷兒，社員們都喜欢管他叫“打頭的”。

1958年2月，大隊根據實際情況，經過發動羣眾鳴放辯論之後，決定在這個小隊修五道攔河壩，開六十畝水田。任務確定後，老張就集中三十餘名強勞動力熱火朝天地開開了水利建設。頭一天，因為天短夜長，地凍天寒，施工進度很慢。晚上，老張翻來復去的睡不着覺，從心眼里討厭這樣的長夜。他想：黨提出搞水利化的指示很重要，象這趟溝的地很薄，離了水是不長莊稼的，過去靠天行雨，十年九旱，收成難保。這回按照黨的話去做，搞起水利化來，莊稼的收成可就保靠了。可是照今天的干法，哪年哪月能搞成啊？總支號召大干三十天，完成水利建設計劃，這太對啦。搞慢了會影響農業大躍進，寧肯少睡點覺，也要保證完成任務！第二天，沒等到鷄叫，他就穿起棉衣，綁上韃韉，上山撈棵子，驚動得鷄叫狗咬。

這下子，把周圍的社員驚醒了。第一生產小組組長陳煥榮一聽狗咬，心里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：可能是老張又干活了，因為老張好鬧這個景，所以老陳也就躺不住了。他披着棉袄出來看了看：果不然，大前溝影影綽綽的有個黑影，嘩啦嘩啦的往山下撈棵子。他回過頭來，急忙穿好衣裳，就吆呼社員起來干活。當時有

的社員嘟嘟囔囔地說：“誰又犯夜啦，天不亮就吵吵干活。”

“誰犯夜來着！看，張隊長早就開干了！”陳煥榮把社員領到河邊一看：老張已經撈下三趟了。就不好意思地說：“老張，你起來干活怎么也不吱一聲？”老張笑着說：“我原來打算叫你們，可是起來一看，天亮還早着呢，回去又睡不着，鬧機難忍，只好先干一點。”此時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瞅你，一個個情不自禁的伸拉着舌頭，也顧不得說長道短，就七手八腳的干開了。

冰雪開化了，修攔河壩工程進入了打樁挂柳和壓卵石階段。打樁子需要水下作業，河水還有冰楂，涼的炸骨。社員們大眼瞪小眼的都不願意下水。老張看到這般情形，心里非常着急。他覺得眼看就要送糞種地了，修壩的工程不能再拖了。可是，水涼怎么办呢？他就地和黨員徐志才一核計，便在河邊爇了一堆火，隨着二人一齊下水，開始打河身、打樁木。老張邊干邊對社員說：“人家志願軍能在冷冬數九過清川江，我們在春三月修壩還嫌水涼，那還象話嗎？‘不受苦中苦，難得甜上甜’，要讓全國人民都吃大米飯，就得下水干，咱應當拿出志願軍的勇氣來，咬着牙也要完成任務，誰要冷了就上去烤烤。”沒等老張說完，大家就干起來了。并互相議論說：“黨員真是鋼骨鉄筋，咱們真得向人家學習。他倆不怕刺骨，咱們也不怕炸肉！”這樣苦干的

結果，还不到一個月的工夫，就修了六道攔河壩，超額完成了任務。

春耕時期，隊里為了實現農業大豐收，連攢帶挖，一共攢了五百來萬斤糞，平均每畝地上一萬五千來斤。從溝上到溝下，四處的糞堆象小山似的。可是，這個地方是個羣山環抱的山區，溝溝岔岔，住戶分散，山坡地多，平地少，而且瓢大一塊，碗大一塊，淨是羊腸小道，彎曲不平。積肥容易送糞難，这么多的糞，大部分需要靠肩挑、人抬。挑糞是個吃力的活兒，在分工的時候，有的社員就不願意去挑糞。他們說：“挑糞這個活，又脏又累，真够頂！”老張有另外一種想法：這些糞是農業大豐收的本錢，為了實現大豐收，早日建成社會主義，出點力氣是值得的。因此，他就向社員說：“挑糞倒是個吃力的活，可是種地不能惜力，惜力不能種地，你們沒看‘好黨員’上登的么？解放軍有個少校下鄉挑大糞，人家那麼大的幹部都能挑，咱們為什麼不能挑呢！再說，‘糞是莊稼寶，离它長不好’，過去都是愁糞少，現在糞多了還愁挑嗎！”說着便一馬當先：“我領着干，願意挑糞的都跟我來！”社員們看老張這樣堅決，嘴不說心里想：張隊長管多咱干活都一個勁兒的帶頭，從來沒有怕過困難。可是咱們也不比人家少一塊，為什麼動不動就叫苦呢？他能干我們就能干，堅決不能叫他拉下。想到這裡，他們再也悶不住了，接着就有陳煥榮、鄭

希才等二十几个社員自願报名参加挑糞。就这样，老張头前走，社員随后跟，一个个挑起了百斤重担，在几里长的沟里，摆起了“长蛇陣”。担子越挑越重，干劲越来越足，没有一个叫苦的。

正在大忙的时候，不知怎的老張的屁股上生了一个恶疮，虽然疼得非常厉害，但他却不肯休息，咬紧牙关坚持着干。社員看他疼得豆粒大的汗珠順臉淌，就都来劝他回家歇一歇再干。可是，老張总怕耽誤了农活，影响大丰收，就坚决地說：“生个疮算什么，过去給地主干活，就是腿断了还得干呢！再說，眼瞅着就要种地了，活計这样忙，哪能歇工啊！”大家看老張还是不休息，知道他有个“驕”脾气，便七嘴八舌地說：“队长啊，不要逞强啦，牙硬磨不过舌头，小心伤了‘本錢’。你放心吧，我們一人多挑一担，就帶出你的份了。”最后好歹算把他劝回去了。老張在家只躺了两天，但他觉得这两天比二十天还长。他人在家里，心在地里，总是惦记着地里的活計。第二天晚上，老張在梦中說着睡話：“老杜啊！領着大伙欢干哪！……”妻子刘凤秀（党总支委員，大队副队长）把他推醒后問：“你怎么啦，淨說睡話？”

“哎！我做了个梦。”

“什么梦？”

“梦见老杜領着大伙干活，干的可欢啦。”

“咳！你得了活迷啦，好好睡吧，养好病好领导生产，李书记听说你有病可着急啦！”凤秀说完又搂孩子睡了。

“党对我这么关心，我应当为党做更多的工作……”老张翻来复去地思索着，再也睡不着了。

此刻，在他的脑海里引起一段深刻的回忆：

在旧社会里，我给地主扛了二十来年的大活，有一年是给地主石连贵扛活。这家伙可厉害啦，外号叫“石瞎子”。记得有一回，我得了伤寒病，刚躺四、五天，“石瞎子”就开腔了。他恶狠狠地说：“他妈的，穷小子还要娇性，苍蝇蹬了一脚就放躺啦。告诉你，你吃着我的饭，挣着我的钱，不死就得给我干！”听了这些话，心里象插上刀子似的，比挨顿打的滋味还难受，真是“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”。当时真想和他顶几句，可是又一想，端起人家的碗，就得受人管，只好忍气吞声吧。又躺了几天，“石瞎子”更火了，他破骂嚎声地说，要是再不干活，就叫我滚蛋。那时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，怎么能下地干活呢！可是小胳膊扭不过大腿，不干就要打“饭碗子”，全家都得挨饿。所以我就只好豁上这一百来斤，拄着棍子，趑趄歪歪地下地拔草。那个滋味可不好受啊，站起眼前墨黑，也不知昏倒了多少回，伙计们都替我伤心、落泪。就是那样豁上命地干，全家人也还是吃不上穿不上。解放后可大不相

同了，共产党领导我們穷人鬧翻身，分到了房子地，特别是最近几年来，經過农业合作化运动，大家都拔掉了穷根，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。这几年，社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增加，大人小孩都是冬有棉，夏有单，花褥子、花被，吃的穿的样样都不缺，而且在信用社里还有存款哩！真是天堂的日子。現在党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，建設社会主义要來个大跃进。这回我生个疮，社員們劝我休息，党总支叫我好好养病，对我太温暖啦。我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，好更好更快地建設社会主义！

想到这些，老張实在躺不住了，第二天，天一亮就一瘸一颠的下地干活了。

种完地以后，天就旱起来了，接連一百来天沒有下透雨。这个小队淨是些“一步三抬犁”的地，土层沒有巴掌厚的崗地，一遇旱天，禾苗就打蔫了。开始人們还僥倖等雨，到后来旱情越来越重，井水涸竭，小河也干了。庄稼旱得半死不活的，呈現紅黄色，一些旱龙道，就象生了“土疮”一样，一块一块的露着地皮。天还是瞪着眼不下雨，社員眼望着一片片的小苗由青变黄，心痛得直蹦。有些人灰心地說：“咳！千打算万打算，不如老天一打算，白費那些勁啦。”老張心里更急，他想到社員們苦干一冬春的汗水，又想到党的号召，丰收的果实，能白白交給老天爷嗎？不能！应当赶紧行

动起来，向旱灾作斗争。正在这时，大队党总支召开了小队长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，传达了上级党对抗旱的指示，决定全力组织抗旱，发动群众挑水浇田，提出了“大旱一百天，保证禾苗不打蔫”的战斗口号。老张回来以后，马上把全体社员召集到一起，讨论抗旱问题。当时，有不少社员思想不通，有的说：“庄稼这玩艺，种不种在人，收不收在天，人再有能耐，也架不住老天爷不下雨，浇点水一阵子就晒干了，还不是白搭。”还有个别人说：“现在小河无水，井也干碗了，共产党虽然不讲迷信，可是牙硬磨不过舌头，人再能耐也‘靠’不过天，事到如今只好‘求雨’啦。”老张坚决反驳了“收不收在天”和“求雨”的说法。他说：“靠天吃饭是过去的迷信思想，现在有党的领导，人定胜天。这趟小河沟虽然干了，但是还有个东洋河，水是涌涌的，只要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，大搞水浇地，就是常年不下雨，也能保证丰收，怎么能说浇地白搭工呢？求雨更是自己胡弄自己，在旧社会里，年年求雨，也当不了十年九不收呀！”老张的意见，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。党小组长杜元德说：“对呀！井里无水四下掏，天不下雨用人浇，只要东洋河水不干，就决不能让庄稼旱坏。我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，挑水浇田，保证丰收！”

经过一番大辩论，社员们都提高了认识，增强了抗旱保收的信心和力量。思想问题解决了，可是队里没

有盛水用具怎么办呢？社員家里虽然差不离都有一副水桶，但是，他們怕摔打坏了，舍不得拿出来用。老張向社員說：“抗旱是為的我們自己得丰收，水桶是臨時急用的東西，現買也來不及了，再說全社都抗旱，社里哪有那麼多錢買桶子呀。我們應該自己想法解決。”說到做到，老張率先把自己的一副新水桶拿到隊里用。社員們一看，老張把自己的新水桶拿出來了，接着，有桶的拿桶，有缸的出缸，有的社員自願把自己的水缸搬到地裡盛水抗旱。

盛水用具就這樣順利的解決了，老張挑起一副最大的水桶，帶領二十來名強勞動力，從半里開外的東洋河一担一担的往地裡挑起水來。挑的挑，



澆的澆，挑一天又一天，澆一遍又一遍。有的社員把膀子壓腫了，想提出換人，一看老張的膀子壓成鍋鐵色，還是咬着牙一個勁的干，自己也不好意思叫苦了。經過

两个月的苦干，一共浇了二百多亩地，全队除涝墒地以外，全部浇遍了，一般的都浇了二次到三次，最多的有五十来亩旱龙道，足足浇了五遍。大旱百天过去后，社员们看着丰收的景象，高兴地说：“多亏浇水勤，要不，连秸稈也剩不下呀！”

上场以后，上级号召打暖场。那时候，一些强劳力都调出炼铁、深翻地去了，家里只剩下妇女和老弱劳动力，征、购粮任务还要抓紧完成。如果把打场拖下去，不仅要积压很多农活，而且还要影响征、购粮食的及时入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老张和在家的社员一商量，便领着十三名男半劳动力和十二名妇女劳动力，连夜突击打场。

在打场的时候，老张一来为了抓紧时间多出活，二来怕损失浪费粮食，同时又考虑到：大跃进的劳动成果集中了，万一有坏人给放上一把火，会给大家造成重大损失。为此，他便把行李搬到场院旁边的食堂里来住。随后，一些离家较远的社员也自动的把行李搬到食堂里来了。这样一来，人力集中了，不但保证了丰收果实的安全，而且还大大的加快了打场的进度。往年一天打一场，这回，起大早贪大黑一天打三场。正赶上风也顺当，连打带扬，总共不到十一天的时间，全队所有的高粱、大豆、稻子、谷子、小豆等全部打完了。同时，还复查了三遍，作到颗粒不丢，多出不少秕粃。比其他打得最快的生产队还提前半个多月。